敦煌本與北宋刻本毗盧藏五十華嚴之考察

敦煌學研究中心 榮譽主任 鄭阿財

摘 要

我曾透過敦煌寫本晉譯《華嚴經》經題、卷次及品第的寫本,及缺經題卷次的 殘卷,與《大正藏》所收六十卷本、《中華藏》五十卷本的比對,勾勒早期五十卷 本流傳的樣態,結合經錄、史傳資料所載晉譯《華嚴經》的記述,印證了佛馱跋陀 羅所譯《華嚴經》初出以五十卷本流傳,今傳世的六十卷本蓋為後來重開。並據寫 本題記推知抄寫年代為南北朝到隋,結合經錄所載,呈現隋前流傳為五十卷本,隋 以下始見六十卷本的著錄。

當時撰文主要依據《中華大藏經》所收趙城廣勝寺的《金藏》所謂「五十卷本」的晉譯《華嚴經》,《中華大藏經》係廣勝寺五十卷本的殘本與明北藏六十卷本的拼合,實際上並不完整。今特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刻本《毗盧藏》完整的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分別論述《毗盧藏》及其晉譯《華嚴經》的刊刻時代與刻本系統,確認其與《高麗藏初雕》、《金藏》、《崇寧藏》等北宋以前的刻本藏經均與《開寶藏》同屬五十卷本系統。南宋以後刊刻入藏的晉譯《華嚴經》均為六十卷本。

敦煌寫本隋前為五十卷本,其中存在著同一卷次,內容起迄不一的現象,即所 謂的異本,此一現象的存在,說明早期寫本藏經因抄造時間、地域的不同,使用的 紙張有大小之別,且抄經的制度並未規範,寫經行款字數多寡不一,以致形成同為 五十卷,卻出現同一卷次,內容起迄有不一致的差異。

並透過現存北魏宣武帝時敦煌鎮官經生所抄的敦煌寫經及卷尾題記考察進行析論,推知當時已有官方寫經組織的經坊,從事佛經的抄造。其中經生帥令狐崇哲是當時敦煌鎮此一寫經坊的主管小吏,負責官經的抄造事務。有其署名題記的《華嚴經》十多件,均為五十卷本,寫經用紙一致,行款字數固定。顯示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在北魏廣為流行,且全為五十卷本,更說明六十卷本的出現當在隋代。

關鍵詞:敦煌寫本、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毗盧藏、宮本、令狐崇哲

一、前言

有關東晉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最初為五十卷本,不久重開為六十卷本,為 何重開?如何重開?為何人時何人所重開?關於這些問題,文獻載籍及佛教史料 均不甚了了,對此關注華嚴傳播史及佛教文獻學者,雖偶有留心,然終不免有文獻 不足,難以究詰之嘆。敦煌文獻中總數逾400號的《華嚴經》寫本,有助於此一問 題的考察。

2019 年我曾透過現存敦煌寫本《華嚴經》經題、卷次及品第的寫本,及缺經 題卷次的殘卷,與《大正藏》所收六十卷本、《中華藏》五十卷本《華嚴經》的比 對,勾勒早期五十卷本流傳的樣態,撰寫〈從敦煌本《華嚴經》論晉譯五十卷本與 六十卷本的相關問題〉1 一文,結合經録、史傳資料所載晉譯《華嚴經》的記述相 契合。不僅印證了佛馱跋陀羅所譯《華嚴經》,初出以五十卷本流傳,後來有人將 其重開為六十卷本。隋前流傳的是五十卷本,隋以下的經錄始有六十卷本的著錄, 並與五十卷本同時流通。同時過濾敦煌寫本保有《華嚴經》經題、卷次及品第的寫 本,及缺經顯券次的殘券,持與《大正藏》所收六十券本及《中華藏》五十券本詳 加對照,判別五十卷本的遺存分屬四十一卷次,雖不足以綴成一部完整的五十卷 本,但大抵可以勾勒出早期五十卷本流傳的樣態。

進而從 29 件原卷有抄寫題記的五十華嚴寫本,可見抄寫年代為南北朝到隋, 其字體風格率為隸楷,多北朝寫本。其中北涼王大沮渠安周(444-460)所供養的 卷第廿八寫經,距佛馱跋陀羅譯出時間僅晚二、三十年。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在隋唐以前流傳的本子主要為五十卷 本,重開的六十卷本,則在隋唐之後,漸趨流行,而成唐代風行的主流經本。唐武 后證聖元年(695)實叉難陀新譯三十九品八十卷本的完成,大為風行。佛陀跋陀 羅譯的五十卷本雖存,已是罕為人知。

中國最早的雕版大藏經《開寶藏》,今已亡佚,近代海內外陸續發現有少量遺 存,計有十三件殘卷,其中據日僧鵜飼徹定(1814-1891)撰〈古經題跋〉載有《開 寶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此卷藏日本京都大德寺,卷末有「大宋開寶九年 丙子歲奉敕雕造」及「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之題記,其餘情況不清。

高麗顯宗二年(1011)開版,以《開寶藏》為底本仿刻的《初雕高麗藏》,完 成於文宗末年(1082),經版後燬於蒙古兵火。高麗藏初版散佚,保存下来的不足 三分之一。今傳世的本子乃 1237 年再次雕造高麗藏,完工於 1249 年,史稱《再雕

¹ 見《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華嚴蓮社,2019.08,頁 1-28。

高麗藏》。其所收錄佛陀跋陀羅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則為南宋普遍使用的六十卷本。2013年出版的《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將日本京都南禪寺藏等高麗藏殘本二千多卷原圖影印,其中第五冊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殘本七卷,分別為:韓國湖林博物館藏卷第一、第十、第三十七、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等及湖巖博物館藏卷第三十、第四十五等。

北宋私版的《崇寧藏》、《毗盧藏》雖大部留存,然主要秘藏於日本,學界不易獲睹,南宋《資福藏》、《普寧藏》等重要版本沒有影印公諸於世。因此余撰前文時據以對照的主要為《中華大藏經》所收錄趙城廣勝寺所藏《金藏》的所謂「五十卷本」,學界以為《趙城金藏》所反映的即《開寶藏》的原貌²,然《趙城藏》實際上留存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並不完整,《中華大藏經》所據係金廣勝寺五十卷本的殘本及明北藏六十卷本拼合而成的。真正屬於五十卷本的只有24卷,近半數而已。近期因有機緣得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北宋宣和七年福州開元寺毗盧藏版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全部圖像,這是今所得見完整的五十卷本,因再度持與敦煌本進行逐一比對,並參酌其他各藏殘存五十卷本行比較,希望能進一步釐清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關係及其傳播的具體情況。

二、歷代藏經收錄的晉譯《華嚴經》

「大藏經」是漢傳佛教法寶的總匯。歷代多有蒐集分類編目及入藏,東晉道安乃至隋唐,每有編成目錄,總稱佛典為「一切眾藏經典」、「一切經藏」、「大藏經」,初期以書寫抄造流通,後代乃以刊刻印刷傳世。是歷代藏經主要有寫本大藏經與刻本大藏經,寫本藏經在唐前入藏為手抄寫經³,刻本藏經是唐以後隨雕版印刷的發達與普及,官方或佛教寺院,乃至在家居士為佛教法寶的保存與流通,纂輯、刊刻的藏經。寫本藏經今多散亡,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存有南北朝隋唐的部分寫經。傳世流通的藏經主要為刻本藏經。其最早為北宋開寶四年(971)開雕的關版開寶藏,並頒賜給日本、契丹、西夏、高麗諸國,以及國內各地。此後續有《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等刊刻藏經,以及《遼藏》(《契藏》)、《

² 蔣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國風》第五卷十二號,1934年12月,頁1-34。)考察趙城廣勝寺所藏《金藏》後,明確肯定了《趙城藏》所反映的正是《開寶藏》的原貌。李富華,《金藏目錄還原及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358)也提到《金藏》再現了中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的原貌。韓國柳富鉉〈《北宋開寶藏》與《金趙城藏》·《高麗初雕藏》·《高麗再雕藏》的構成〉梳理《開寶藏》系統下各種藏經版本和底本的關係,以為:「《趙城藏》是『開寶藏再修訂本』的覆刻本,《高麗初雕藏》與《高麗再雕藏》則是『開寶藏原本』或者『開寶藏修訂本』的修訂、覆刻本。」(佛光大學「2019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³ 有關寫本大藏經有較全面的研究,主要有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6 年 12 月。

丹藏》)、《金藏》、韓國的《高麗藏》的仿刻;元明清各朝至近代也多有各種大藏經的編印。其中近代學界普遍使用的是日本大正年間(1924~1934)編印的《大正新脩大藏經》(簡稱《大正藏》),此一藏經是以再雕高麗藏為底本,對校宋、元、明三本,另參照正倉院藏所謂的聖語藏及部分敦煌寫本。歷代佛典入藏每有損益,刻本藏經收錄不一,且多有散佚,今所得見的藏經中收錄東晉佛陀跋陀羅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或為五十卷本,或為六十卷本。茲將宋代各官版、私版及周邊國家仿刻的各藏經中收錄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情形表列如下:

歷代藏經收錄東晉佛陀跋陀羅譯的《華嚴經》表

| 藏經 | 卷帙 | 裝幀、版式 | 千字文函號 | |
|--------------------|-----|------------------|--------|-----|
| 《開寶藏》 | 五十卷 | 捲軸裝 | 湯、坐、朝、 | 散佚5 |
| 北宋太祖開寶四年(971)至 | | 每版 23 行,每行 14 字。 | 問、道4 | |
|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 | | | | |
| 《契丹藏》 | 六十卷 | 捲軸本 | 垂、拱 | 散佚6 |
| 興宗 (1031-1054) 敕雕, | | 每紙 24 行,每行 15~18 | | |
| 道宗清寧九年(1063)或 | | 字不等 | | |
| 咸雍八年(1072)前完成。 | | | | |
| 《高麗藏》初雕 | 五十卷 | 捲軸本 | 湯、坐、朝、 | 散佚7 |
| 顯宗二年(1011)開雕, | | 每紙 25 行,每行 14 字。 | 問、道 | |
| 文宗末年(1082)完成。 | | | | |

⁴ 大藏經《千字文》袟號約產生於晚唐,到五代時已在全國流行。(參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第四章漢文大藏經袟號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403-513 頁。) 其法是將全藏經典依其結構體系以卷為單位,按篇幅多少合袟,大體每袟 10 卷。再以竹製、布製或錦製的袟衣包裹,外標《千字文》字號,以便貯存及檢索。寫本發展到刻本時,寫本卷軸式演變為刻本的經摺式,經袟也發展成函式,袟號標寫在書函外,故稱函號。《千字文》袟號使大藏經典籍編次固定,奠定了大藏經的穩定基礎。

^{5《}開寶藏》今已亡佚,海內外遺存,僅有十三件殘卷,日僧鵜飼徹定(1814-1891)撰〈古經題跋〉載有《開寶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此卷藏日本京都大德寺,卷末有「大宋開寶九年丙子歲奉敕雕造」及「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之題記,其餘情況不清。。

^{6 1974}年山西省朔州市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發現裝像秘藏,有遼代經卷、佛畫共九十二件,其中,「遼藏」單卷十二卷,刻經三十五卷,寫經八卷,雜刻雜抄二十八件,佛像七幅,七珍與舍利佛牙二組。見《應縣木塔遼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其中存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七 垂》署「東晉天竺三藏佛陁跋陁羅譯」首題「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三」為晉譯《華嚴經》六十卷本。並證實:它始雕于遼聖宗統和時期;又其千字文帙號與《隨函錄》相合,當是遼契丹藏的殘存,填補了早已絕跡契丹藏的空白,也提供契丹藏所屬藏經系統的可靠訊息。

⁷《高麗藏》初雕版,相傳高麗顯宗二年(1011)發願開版,以宋代蜀版藏經為底本,另加入《貞元錄》所收各本,完成於文宗末年(1082),經版藏於符仁寺,然未久燬於蒙古兵火。2013年《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搜輯日本京都南禪寺藏等高麗藏殘本二千多卷原圖影印,其中第五冊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殘本七卷,分別為:卷第一、第十、第三十七、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等五卷藏韓國湖林博物館,卷第三十、第四十五等藏湖巖美術館。

| 藏經 | 卷帙 | 裝幀、版式 | 千字文函號 | |
|------------------|-----|------------------|--------|-----|
| 《崇寧藏》 | 五十卷 | 經折裝 | 坐、朝、問、 | |
| 北宋神宗元豐 3 年 | | 一版6折,折6行, | 道、垂 | |
| (1080)至徽宗崇寧二年 | | 每版 36 行, 行 17 字。 | | |
| (1103) | | | | |
| 《毗盧藏》 | 五十卷 | 經折裝 | 坐、朝、問、 | |
| 北宋徽宗政和二年 | | 一版6折,折6行, | 道、垂 | |
| (1112) | | 每版 36 行, 行17字。 | | |
| 至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四 | | | | |
| 年(1154) | | | | |
| 《圓覺藏》(《思溪藏》) | 六十卷 | 經折裝 | 坐、朝、問 | |
| 南宋高宗紹興 2 年 | | 每版 36 行,折 6 為頁, | 道、垂 | |
| (1132)刻竣 | | 每頁6行,行17字。也 | | |
| | | 有每版30行,折為5頁。 | | |
| 《資福藏》 | 六十卷 | 經折裝 | 坐、朝、問 | |
| 南宋高宗紹興八年 | | 大抵每版 36 行,折 6 為 | 道、垂 | |
| (1138) | | 頁,頁6行,行17字。 | | |
| | | 也有每版30行,折為5頁。 | | |
| 《趙城金藏》 | 五十卷 | 捲軸裝 | 湯、坐、朝、 | 部分8 |
| 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 | | 每版 23 行,每行 14 字。 | 問、道 | 殘存 |
| 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 | | | | |
| 《磧砂藏》 | 六十卷 | 經摺裝 | 坐、朝、問 | 部分 |
| 南宋理宗寶慶至紹定年間 | | 每版30行,折為5頁, | 道、垂 | 殘存 |
| (1225-1233年)開雕,元 | | 頁6行,行17字。 | | |
| 至治二年(1322年)竣工。 | | | | |
| 《再雕高麗藏》 | 六十卷 | 捲軸裝 | 湯、坐、朝、 | |
| 高麗高宗二十三年(1236) | | 每版 24 行,行17字。 | 問、道 | |
| 始刻,三十八年(1251)完成。 | | | | |

※上表藏經收錄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為五十卷本者特加影以標示之。

^{8 《}趙城金藏》于金熙宗皇統九年(1150)前後開雕,至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前後完工,計有6980卷。因刻于金代,後供養於趙城縣(今山西洪洞縣)廣勝寺,故稱《趙城金藏》。1933年於趙城廣勝寺發現殘藏,今歸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計4813卷。其他如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廣西博物館等及海內外圖書館也有零星收藏。1959年西藏薩迦北寺發現31種555卷元太宗時補雕的殘本,今藏北京民族宮。《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6年)收錄金藏廣勝寺本與明永樂北藏本拼合而成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

從上表可見宋代時期各種雕版大藏經收錄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的情形,其中北宋版各藏經收錄的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除《契丹藏》為六十卷本外,其他均為五十卷本,北宋以後各藏經則都是六十卷本。

刻本藏經以北宋開寶四年(971)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的《開寶藏》為最早。之後,歷代不斷有各種大藏經的編印、刊刻;從淵源體系論,可大別為中原、北方、南方等三系。中原系以《開寶藏》為代表,包括其覆刻本《高麗藏》、《趙城金藏》,所用的底本乃流傳於益州的某一寫本藏經,雖以《開元錄·人藏錄》為目錄基礎,但收經情況與《開元錄·入藏錄》已略有變化;北方系統以《契丹藏》(遼藏)為代表,主體部分完全依據《開元錄·人藏錄》,《千字文》袟號也與後人改編的《開元釋教錄略出》相符;南方系以《崇寧藏》、《毗盧藏》為代表,這兩部藏經均刻於福州,其目錄也是依據《開元釋教錄略出》。《開元釋教錄略出》是後人在《開元錄·入藏錄》的基礎上,根據當地藏經的情況,略作斟酌損益。

至於南宋刊本大藏經《圓覺藏》(《思溪藏》)、《資福藏》、《磧砂藏》雖也是依據《開元釋教錄略出》,屬於南方系統,但均採六十卷本。《趙城金藏》為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開雕,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竣工,時代雖屬南宋,但由於主要是根據《開寶藏》的覆刻本,所以也屬於中原系的大藏經。

《開寶藏》、《契丹藏》今大多散佚,《高麗藏》初雕有部分殘存,《趙城金藏》 殘存有大半部份,北宋私版的大藏經《崇寧藏》、《毘盧藏》相對保存較為完整。尤其是《毗盧藏》保存有完整五十卷本的晉譯《華嚴經》刊本,是考辨敦煌本晉譯《華嚴經》及五十卷本流傳實況的寶貴依據。

三、《毗盧藏》及其晉譯《華嚴經》的刊刻

(一)《毗盧藏》晉譯《華嚴經》刊刻年代

《毗盧藏》的刊刻年代從徽宗政和二年開雕,至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刻成,孝宗乾道八年(1172)又有少量補刻。整體而言,刊刻時間為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其中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等譯的《大方廣華嚴經》全經五十卷是北宋末年刊刻竣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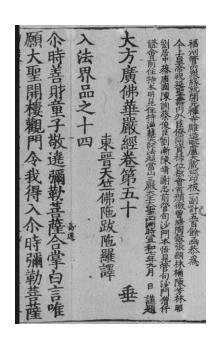
^{9 《}開元釋教錄略出》係《開元釋教錄》第十九、二十兩卷「入藏錄」,周叔迦云:「彼録(《開元釋教錄》)中因各經譯人,時代已見前諸代録及有譯有本録中,故不重,亦不載藏經《千字文》號。今既唯録入藏部帙,故兼出譯人、時代,各經詳注卷數,帙數,紙數及《千字文》號。但紙數之多寡,與《開元釋教録》所記不符,蓋行式有疏密,字體有大小,當時只就寫經實況而計之,非定數也。唐時經典流通,全憑經生書寫,此録「略出」之意,即爲便於檢討。」《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第五冊〈釋家藝文提要卷六〉(中華書局,2006年,頁2167。)

今所得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本《毗盧藏》晉譯《華嚴經》五十卷,卷首之題記或卷尾題號下之千字文編次,及其折帖、版式等,全與《崇寧藏》相同,細看所得見的影本各卷內容完整。全本中有些卷次中有部分版面大小不一,其版面較大者疑為崇寧藏本的配補。同時還附「坐字函、朝字函、問字函、道字函、垂字函」等五函音釋,每函一帙十卷,毗盧本欠缺字函音釋,是此音釋當是崇寧藏本所有。

現存毗盧藏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每卷開頭均有四行刊版題記,提供有關《毗 盧藏》刊刻的珍貴史料,茲據卷第一刊版題記迻錄如下:

福州管內眾緣,就開元寺雕造《毗盧大藏經》印板一副,計五百餘函。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內外臣僚同資祿位。都會首顏徽、曾語、陶穀、張嗣、林桶、陳芳、林昭、劉居中、蔡康國、陳詢、蔡俊臣、劉漸、陳靖、謝忠、前管句沙門本悟、見管句沙門僧仟、證會前住持本明、見住持淨慧大師法超,當山三殿大王大聖泗州。時宣和七年四月日謹題

成正覺其地金剛具足嚴淨衆寶雜華以為 成正覺其地金剛具足嚴淨衆寶雜華以為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坞提國寂滅道場始 中間海眼品第一 東晉天竺三蔵佛陀羅等譯 東晉天竺三蔵佛陀羅等譯 世間海眼品第一 東晉天竺三蔵佛陀羅等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坞提國寂滅道場始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至卷第十《千字文》帙號『坐』,卷第一、二、三、 五、六、七、八版記「宣和七年四月日謹題」,卷四作「宣和七年月日謹題」,當亦 為四月。卷九、十「宣和七年五月日謹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一至卷第二十《千字文》帙號『朝』,版記「宣和七年六月日謹題」,卷第十六作「宣和七年月日謹題」,當亦為六月。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一至卷第四十《千字文》帙號『道』,卷三十一至三十七,版記「宣和七年五月日謹題」,卷第二十八至三十作「宣和七年五月日謹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千字文》帙號『問』,卷第二十一至二十八卷版記「宣和七年四月日謹題」,卷二十九、三十作「宣和七年五月日謹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一至卷第四十《千字文》帙號『道』,卷第三十 一至三十五及三十七版記「宣和七年五月日謹題」,卷三十六及三八、三九、四十 作「宣和七年六月日謹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一至卷第五十《千字文》帙號『垂』,卷四十一至四十三級四十五,版記「宣和七年八月日謹題」,卷第四十四作「宣和七年五月日謹題」,當亦為八月,卷四十七至五十作「宣和七年九月日謹題」。

據各卷版記確知《毗盧藏》晉譯《華嚴經》的刊刻年代為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四月至九月,歷時六個月。

(二) 《毗盧藏》的刊刻與流存

中國最早私刻版藏經《崇寧藏》與《毗盧藏》同為北宋末年的開雕,且二者同於福州刊刻,刻板時間緊連,規模、結構、版式、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學者認為《毗盧藏》初刻部分是按照《崇寧藏》初刻翻刻。其續刻的 18 函中,有一部分是由東禪寺與開元寺兩寺院分別同時刊刻,另一部分是兩寺各自刊刻,然後印本流通到另一個寺院。寺院收藏時也常互相補配因此流通每多混雜,二者常被合稱為《福州藏》。

《崇寧藏》又稱《崇寧萬壽大藏》或《萬壽藏》,是中國第一部私版大藏經,是南方系大藏經的始祖。北宋元豐三年(1080)開始,福建福州東禪寺等覺禪院僧眾組建東禪經局(東禪藏司),向僧俗信眾和官員募資開刻大藏經,至政和二年(1112)完成,歷時三十餘年,其目錄主要依據《開元釋教錄略出》,裝幀形式採用經折裝,其版式為每紙一版 6 折,每折 6 行,每版 36 行,行 17 字。經板四周是單線邊框,長約 67~68 公分,寬約 24.3~25.3 公分。每版第 6~7 行之間有小字,標明此版的千字文函號,卷次,紙次及刻工姓名。此一經折裝的裝幀形式為其後的《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香福藏》、《永樂南藏》等所沿襲,只是行數及每行字數有所異同。《圓覺藏》、《資福藏》的版式,基本上與北宋福州版之《崇寧藏》和《毗盧藏》相同,大抵為每版 36 行,折為 6 頁,每頁 6 行,行 17 字。

但也有每版 30 行,折為 5 頁,每頁 6 行,行 17 字。《磧砂藏》、《普寧藏》、《洪武 南藏》的版式也大抵相同,每版 30 行,折為 5 頁,每頁 6 行,每行 17 字。

今《崇寧藏》在中國國內保存多為零本,主要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齊齊哈爾市圖書館藏、陝西省圖書館、山東省博物院、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泉州開元寺、湖南省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崇善寺等,總數尚不足百卷。美國現存二十餘卷,澳大利亞一卷,而日本京都東寺藏有一部近於完整的《崇寧藏》,宮內省圖書寮、南禪寺、京都醍醐寺、知恩院,高野山勸學院、橫濱金澤文庫、同朋學園等,也有部分收藏。

北宋政和二年(1112),《崇寧藏》甫竣工,同在福州的開元寺決定組建開元經局(經司),由開元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法超、帷冲、了一等人募資開雕《毗盧藏》。從徽宗政和二年至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刻成五六四函。至孝宗乾道八年(1172),紹玉又追刻禪宗部三函。總計五六七函,六一一七卷,為經折裝梵夾本。《毗盧藏》的目錄體系與《崇寧藏》相同,均據《開元釋教錄略出》,基本上是按照《崇寧藏》印本刊刻。《毗盧藏》經本每卷前有刊版題記,每卷首題、尾題下均有千字文編次,經文四界有單線邊框,每版折帖、版式等全與《崇寧藏》相同,唯長66.6~67.3公分,寬23~24.6公分不等,版面較《崇寧藏》略小,另《崇寧藏》有字函音釋,《毗盧藏》無。《毗盧藏》後人又稱之為《開元藏》。

今《毗盧藏》在中國國內已無全藏,只有零散經本分藏各地,主要有: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及上海、天津、山西圖書館;旅順博物館、泉州開元寺、扶風法門寺藏有零本,總數約四百多卷。

在海外的美、日等國也有部分收藏,美國見存本不足十卷,日本所藏數量最多, 收處單位有上醍醐寺、高野山、東寺、知恩院、南禪寺、橫濱金澤文庫、同朋學園 等。日本保留下來《崇寧藏》與《毗盧藏》混合本的《福州藏》達 5~6 藏,宮內省 圖書寮有基本完整的《毗盧藏》¹⁰,並以《崇寧藏》補缺,幾可說是最為完整,此

¹⁰ 日本保留的崇寧藏與毗盧藏相對最多,蓋以日詩僧慶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財資助雕造「毗盧藏」,因得攜歸已經刻成的經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將其後遞刊的經本陸續賫去,合爲全藏。慶政當年捨財的證據,見國家圖書館藏 13862 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四六、一四八,有「日本國慶政捨」的記文。慶政於建保五年(宋嘉定十一年,1218)在京都創建法華山寺,是藏即存寺中。元弘三年(元元統元年,1333)法華山寺堂宇罹火,幸未殃及經藏。建武、曆應(元元統至至正年,1334—1341)之間,經藏移至石清水八幡宫。天正十三年(明萬曆十三年,1585)豐臣秀賴生母澱君等助資修補了經函。明治二年(清同治八年,1869)經藏在神佛分離令下散落民間,大部分爲近江小島所得;十九年(清光緒十二年,1886)被日本政府購買;二十四年(清光緒十七年,1891)被送至宮內廳圖書寮收藏。大正十五年(1927)大阪森本氏獻《大般若經》等,其後圖書寮大力搜

即《大正藏》參校所謂的『宮本』。其中保存有《毗盧藏》的東晉天竺三藏佛馱跋 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是現存最為完整的五十卷本。

四、敦煌寫本與《毗盧藏》晉譯《華嚴經》的五十卷本

(一)敦煌寫本中晉譯《華嚴經》的五十卷本

敦煌遺書中有關《華嚴經》的寫本文獻,分別收藏在:中國、英國、法國、俄 國、日本、台灣各大圖書館及公私收藏,據今所公布的寫卷圖錄與目錄,總計約400 號,有存有經名、品題,也有失經名、品題的殘卷、碎片,可大別為晉譯《華嚴經》、 唐譯《華嚴經》及《華嚴經》注疏三大類,經歷來學者的初步本的考定,晉譯《華 嚴經》269件,唐譯《華嚴經》93件(含四十卷華嚴1),華嚴相關注疏寫卷31卷。 屬於晉譯《華嚴經》的 269 件寫本,依寫卷題名、品第可判定為五十卷本,約有 198 件,定為六十卷本的計有46件,另有25件殘本難以判定五十卷本或六十卷本。

我在〈從敦煌本《華嚴經》論晉譯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相關問題〉一文,將原 卷保有經題卷次及品第的寫本,確定其為五十卷本者,依卷次先後及寫卷編號表列 說明,確知敦煌本屬五十華嚴的寫卷,總計已有63個卷號,分屬四十一卷次之多, 含異本。總體而論,222 個卷號的寫本(含少數吐魯番寫本),計殘存有四十五個 卷次,大抵可以勾勒出早期五十卷本流傳的樣態。在這些寫卷中,原卷有抄寫題記 可資判斷年代的計有29件,抄寫年代較早,大體為南北朝到隋的抄本。

(二) 《大正藏》收錄的晉譯《華嚴經》

《大正藏》是《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略稱。是二十世紀以來國際佛學界最受歡 迎應用最廣的漢文系大藏經。從日本大正 13 年 (1924 年) 開始由高楠順次郎和渡 邊海旭組織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小野玄妙等人負責編輯校勘,1934 年印行完成。 全藏 100 冊,正藏 55 冊、續藏 30 冊與別卷 15 冊(圖像部 12 冊、昭和法寶總目 錄 3 冊),是當時收錄佛教資料最多的一部大藏經。正藏部分是以《再雕高麗藏》 為底本,參校其他大藏經本。主要有:『宋本』,指南宋刊行嘉熙三年(1039)刊行 的(《後思溪藏》本亦即《資福藏》本。『元本』指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刊行 的《普寧藏》本。『明本』「略符」此「明本」指明代的《方冊》。《方冊藏》又稱《嘉 興藏》或《徑山藏》。這部藏經的正編,主要依據《北藏》,《大正藏》所依據的「明 本」,應指《方藏》的正編而言。

集散佚,幾復舊觀。(參見沈乃文〈宋雕《崇寧藏》《毗盧藏》殘卷考〉,《中華文史論叢》2008: 3,(總第九十一輯),頁108-109。)

《大正藏》正藏第九、十卷『華嚴部』收入的《大方廣佛華嚴經》計有:0278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東晉,佛馱跋陀羅譯,0279《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 卷,唐·實叉難陀譯。其中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係以 《再雕高麗藏》高麗海印寺本(1151)為底本,據『符略』顯示,參校本有【宋】 南宋思溪藏、【元】元大普寧寺藏、【明】明嘉興藏、【宮】宮內省圖書寮本(舊宋 本)【聖】正倉院聖語藏本(天平寫經)。

因此,學界所見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抵多以《大正藏》所 校錄的六十卷本,儘管《大正藏》參校的宮本(舊宋本)實為毗盧藏,是五十卷本, 但《大正藏》僅在宮本與再雕高麗藏的六十卷本有異文時才會出現校記顯示,顯得 零散,難窺全貌,因此五十卷本的樣態也難以展現,且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相關的 問題意識也未見呈現。

(三)敦煌寫本與《毗盧藏》晉譯《華嚴經》之比較

敦煌寫本與《毗盧藏》五十卷本與《大正藏》六十卷本對照表

| | 敦煌寫本五 | 五十卷本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一 | BD04031 | 迄「分別深遠 清淨義 是名 周遍妙法門」。 尾題「華嚴經 卷一」。 | 十六紙迄「分別深遠 清淨義 是名問遍妙 法門」。 尾題「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第一 坐」 | 卷2 | 401c16 |
| 卷二 | 上圖 077 | 迄「无量深廣 智慧海 願轉 | 十七紙迄「無量深廣智慧海 願轉清淨妙法輪」 尾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 坐」 | 卷3 | 409a2 |
| 卷三 | S.2724 | 迄「入一切法 方便海三昧」 尾題「華嚴經 卷第三」 | 方便海三昧」 | 卷4 | 418a23 |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四 | 中村 55 | 來光明覺品第五」 | 卷末迄「佛身亦如是, 充滿虛空界」 | 卷 5 | 426c24 |
| | BD00127 | 起「名塚、」。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と | 此經文見於《毗盧藏》 本卷四的第六紙 10 行。 同上 | 卷4 | 420b27~427a1 |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5.十卷本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六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 S.5396 | 起「不見如來空寂滅猶幻化」。 | 起「不見如來空寂滅 猶幻化」見十八紙 27- 28 行。 同上 | 卷5 | 427a1 |
| | 0.053/2 | 尾題「華嚴經 卷第四」 | +H [= -> // // // ** ++ 67 | ж г | 407.1 |
| | S.05362 | 起「東方化做」 蓮花師子 之作 結跏趺」 迄「世界若成 敗本來無所依 佛身亦如是充 滿虛空界」。 尾題「華嚴經 卷第四」。 | 起「東方化做蓮花師子之作結跏趺」見《毗 盧藏》本卷四的第一 紙 25 行。同上。 | 卷 5 | 427a1 |
| 卷五 | S.06852 | 迄「放香莊嚴 淨光明莊嚴妙 香以為帳」。 第 19 行中題「 大方廣佛華嚴 經淨行品第七」 第 198 行中題「 大方廣佛華嚴 大方廣佛華嚴 經賢首第八」 | 第七紙中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淨行品第 七」 第十二紙中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賢首第八」 | 卷6 | 435a7 |

| | 敦煌寫本五 | 5十卷本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欠 | 起訖 |
| | BD02994 | 第 132 行中題 | 第七紙中題「大方廣 | 卷6 | 436a26 |
| | | 「大方廣佛華 | 佛華嚴經淨行品第 | | |
| | | 嚴經淨行品第 | 七」 | | |
| | | 七」 | 第十一紙「得麁澀食 | | |
| | | 末行「得麁澀 | 當願眾生永得遠離世 | | |
| | | 食當願眾生永 | 間愛味」 | | |
| | | 得遠離世間愛 | | | |
| | | 味」 | | | |
| | S.02460 | 迄「又現最勝 | 二十紙迄「又現最勝 | 卷6 | 436a26 |
| | | 塔形像故獲光 | 塔形像故獲光明名善 | | |
| | | 明名善現」 | 現」 | | |
| | | 尾題「華嚴經 | 尾題「大方廣佛華嚴 | | |
| | | 卷第五」。 | 經卷第五 坐」 | | |
| | BD14479 | 迄「又現最勝塔 | 同上 | 卷6 | 436a26 |
| | | 形像故獲光明名 | | | |
| | | 善現」。 | | | |
| | | 尾題「大方廣 | | | |
| | | 佛華嚴經卷第 | | | |
| | | 五」 | | | |
| 卷七 | 上圖 92 | 中題「梵行品 | 第十一紙第八行中題 | 卷8 | 446c24 |
| | | 第十二」「初發 |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 | 卷9 | 4451a2 |
| | | 心菩薩功德品 | 行品第十二」 | | |
| | | 第十三」 | 第十二紙第三十一行 | | |
| | | | 中題「大方廣佛華嚴經 | | |
| | | | 初發心菩薩功德品第 | | |
| | | | 十三」 | | |

| | 敦煌寫本五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 | |
|----|----------|------------------|-------------|-----|--------------|
| | | · · · | 坐朝問道垂 | 六 | 十卷本第九冊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欠 | 起訖 |
| 卷八 | Ф149 | 起「寂滅无生 | 第四紙「寂滅無生相 | 卷10 | 461b18 |
| | | 相 普應一切 | 普應一切世 方便無不 | | |
| | | 世 如是 | 現 如是佛真子 境界甚 | | |
| | | 佛真子 境界 | 深妙」 | | |
| | | 甚深妙」 | 第十一紙中題「大方廣 | | |
| | | 第 175 行中題 | 佛華嚴經明法品第十 | | |
| | | 「大方廣佛華 | 四」 | | |
| | | 嚴經明法品第 | 第十九紙第三十三行 | | |
| | | 十四」 | 「法慧菩薩說是偈 | | |
| | | 迄「切眾生」 | 已,如來隨洗,大眾奉 | | |
| | | 尾題「大方廣 | 行。」 | | |
| | | 佛華嚴經卷第 | 尾題「大方廣佛華嚴 | | |
| | | 八」 ¹¹ | 經卷第八 」 | | |
| | BD14472 | 起「具足一切 | 卷八未見「具足一切 | 卷8 | 448b1~449a11 |
| | | 功德者,演說 | 功德者,演說五住淨 | | |
| | | 五住淨妙法」 | 妙法」至「大慈大悲覆 | | |
| | | 迄「大慈大悲 | 一切,何况菩薩諸德」 | | |
| | | 覆一切,何況 | 此經文見於《毗盧藏》 | | |
| | | 菩薩餘功德」 | 本卷七的第九紙11行 | | |
| | | 尾題「大方廣 | 至第十一紙第7行。 | | |
| | | 佛華嚴經卷第 | 第二十紙尾題「大方 | | |
| | | 八」12 | 廣佛華嚴經卷第八」 | | |

¹¹ Φ149《華嚴經卷第八》與《毗盧藏》本卷第八經文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¹² BD14472《華嚴經卷第八》與《毗盧藏》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九 | S.02527 | 第 21 行中題 | 首題「大方廣佛華嚴 | 卷11 | 469b11 |
| | | 「大方廣佛華 | 經卷第九 坐」 | | |
| | | 嚴經夜摩天宮 |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 | | |
| | | 自在品第十 | 羅等譯」 | | |
| | | 五」。 | 「佛昇夜摩天宮自在 | | |
| | | 第 71 行中題 | 品第十五」 | | |
| | | 「大方廣佛華 | 第三紙中題「大方廣 | | |
| | | 嚴經夜摩天宮 | 佛華嚴經夜摩天宮菩 | | |
| | | 菩薩說偈品第 | 薩說偈品第十六 」 | | |
| | | 十六」 | 第七紙題「大方廣佛 | | |
| | | 第 209 行中題 | 華嚴經功德華聚菩薩 | | |
| | | 「大方廣佛華 | 十行品第十七之上」 | | |
| | | 嚴經功德華聚 | 末行:「菩薩摩訶薩第 | | |
| | | 菩薩十行品第 | 七無著行」 | | |
| | | 十七」 | 第十六紙尾題「大方 | | |
| | | 末行:「菩薩摩 | 廣佛華嚴經卷第九 | | |
| | | 訶薩第七無著 | 坐」 | | |
| | | 行」 | | | |
| | | 尾題「華嚴經 | | | |
| | | 卷第九」。 | | | |
| 卷十 | 羽 436 | 末行:「能令一 | 末行:「能令一切世間 | 卷12 | 477a12~13 |
| | | 切世間得无盡 | 世間得无盡藏」 | | |
| | | 藏」 | 第十九紙尾題「大方 | | |
| | | 尾題「華嚴經 | 廣佛華嚴經卷第十 | | |
| | | 卷第十」。 | 坐」 | | |

|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 十一 | 上博 37 | 佛華嚴經兜率 天宮菩薩雲集 讚佛品第二 十」。 迄「照明諸世 | 廣佛華嚴兜率天宮菩 薩雲集讚佛品第二 十」 迄「照明諸世間示現 | 卷14 | 485a5~488a15 |
| 卷十二 | 北大 D029 | 迄「平等實慧 清淨慧無比慧 等皆迴向」。 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 十二」 | 無比慧等皆迴向」。十七紙尾題「大方廣 | 卷15 | 495a27 |
| 卷 十四 | 上圖 022 | 迄「向普覆攝取一切眾生」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十四」 ¹³ | 生」見毗盧藏卷十四的第九紙36行。 | 卷17 | 506b10 |
| | 津藝 005 | 迄「布施鼻時迴 向」。 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 十四」。 | 迄「布施鼻時迴向」。 十五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十四 朝」。 | 卷17 | 508c28 |

¹³ 上圖 **022**「華嚴經卷第十四」起迄跨《毗盧藏》卷十三、十四,與《毗盧藏》卷十四分合有異, 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十五 | S.00305 | 首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 十五」。 首行「佛子何 等菩薩摩訶 薩」 ¹⁴ | 經卷第十五」。 起「佛子何等菩薩摩訶 | 卷14 | 491b6 |
| | BD06247 | 迄「迴向令一切眾生知見滿足」。 尾題「華嚴經卷第十五」 ¹⁵ | 「迴向令一切眾生知 見滿足」見《毗盧藏》 本卷十五的第十紙 17 行。 迄「寶女眷屬善根迴 向」 十九紙尾題「打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十五 朝」 | 卷18 | 513a17 |
| 卷十六 | S.02067 | 切眾生修習念 慧調伏諸根」。 | 「施床座時善根迴向 令一切眾生修習念慧 調伏諸根」《毗盧藏》 本卷十六未見,此經 文見於《毗盧藏》本卷 十三的十五的紙第 4 行。 十八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十六 朝」 | 卷16 | 5018b8 |

¹⁴ S.0030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五」與《毗盧藏》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¹⁵ BD06247「華嚴經卷第十五」與《毗盧藏》卷十五經文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¹⁶ S.02067「華嚴經卷第十六」與《毗盧藏》卷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欠 | 起訖 |
| | S.03423 | 悉迴向一切疑 | 一切疑惑悉除滅」。 十八紙尾題「大方廣 | 卷19 | 524b11 |
| 卷 十七 | 津藝 038 | 迄「堅固安住 如來行具足分 別自在力」。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十七」 | 具足分別自在力」。 二十二紙尾題「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七 | 卷21 | 534a2 |
| 卷十八 | BD01312 | | 「不壞善根亦復如是」見《毗盧藏》本卷十八的三紙23行。 十八紙尾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八朝」。 | 卷21 | 535a16 |
| 卷 十九 | S.05361 | 迄「具足解說 此第二第已 竟」 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 十九」。 | 迄「具足解說此第二 第已竟」 十九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十九 朝」 | 卷24 | 551a3 |
| 卷廿 | S.04252 | 迄「如是第五 地種種諸方便 上智慧大人如 法解說竟」。 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 廿」 | 迄「如是第五地種種 諸方便上智慧大人如 法解說竟」。 十四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二十 朝」 | 卷25 | 557c20 |

¹⁷ BD01312「華嚴經卷第十八」與《毗盧藏》卷十八經文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 敦煌寫本五 | 5十卷本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六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 | BD07786 | 迄「可以一毫 | 迄「可以一毫末數知 | 卷27 | 574a5 |
| 廿二 | | 末數知於虛空 | 於虛空諸佛大功德無 | | |
| | | 諸佛大功德無 | 量不可盡」。 | | |
| | | 量不可盡」。 | 二十二尾題「大方廣 | | |
| | | 尾題「大方廣 | 佛華嚴經卷第二十 | | |
| | | 佛華嚴經卷第 | | | |
| | | 廿二」 | | | |
| | BD00985 | 迄「可以一毫 | 同上 | 卷27 | 578a3 |
| | | 末數知於虛空 | | | |
| | | 諸佛大功德無 | | | |
| | | 量不可盡」。 | | | |
| | | 尾題:大方廣 | | | |
| | | 佛華嚴經卷廿 | | | |
| | | | | | |
| 卷 | 习3 4 | 起「菩薩 | 起「菩薩以懃求 | 卷23 | 546c8~554b4 |
| 廿四 | | 以懃求世 | 世間出疲懈,是 | 卷24 | |
| | | 間出疲 | 故菩薩生无疲」見《毗 | | |
| | | 懈,是故菩薩 | 盧藏》本卷十九第十 | | |
| | | 生无疲」 | 紙 36 行。 | | |
| | | 迄「无等等精 | 迄「无等等精進,救一 | | |
| | | 進,救一切眾 | 切眾生精進」。見《毗 | | |
| | | 生精進」。 | 盧藏》本卷二十第七 | | |
| | | 尾題「華嚴經 | 紙 25 行。 | | |
| | | 卷第廿四」18 | | | |

¹⁸ 羽 4「華嚴經卷第廿四」與《毗盧藏》本經文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¹⁹ Ax.1851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廿五」與《毗盧藏》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²⁰ S.00593「華嚴經卷第二十七」與《毗盧藏》本經文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六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 | 中村 13 | 迄「如來性起法 | 迄「如來性起法世間 | 卷34 | 616a8 |
| 廿八 | | 世間莫能知我 | 莫能知我所說少分饒 | | |
| | | 所說少分饒益 | 益眾生故」。 | | |
| | | 眾生故」。 | 十八紙尾題「大方廣佛 | | |
| | | 尾題「佛華嚴 | 佛華嚴經第二十八 | | |
| | | 經第二十八」。 | 問」。 | | |
| 卷 | 中村 23 | 迄「為道場菩薩 | 迄「為道場菩薩雨大 | 卷35 | 622b10 |
| 廿九 | | 雨大甘露法隨 | 甘露法隨其所應化如 | | |
| | | 其所應化如來 | 來心平等」。 | | |
| | | 心平等」 | 十五紙尾題「大方廣佛 | | |
| | | 尾題「華嚴經 | 華嚴經卷第二十九 | | |
| | | 卷第二十九」 | 問」 | | |
| 卷卅 | S.06650 | 迄「能出生無量 | 迄「能出生無量一切 | 卷36 | 631b4 |
| | | 一切白淨道是 | 白淨道是故離放逸一 | | |
| | | 故離放逸一心 | 心常奉持」。 | | |
| | | 常奉持」。 | 十九紙尾題「大方廣 | | |
| | | 尾題「華嚴經 | 佛華嚴經卷第三十 | | |
| | | 卷第三十」 | 問」 | | |
| 卷 | BD04949 | 迄「能出生無量 | 卷三十一未見「能出 | 卷35 | 631b5 |
| #- | | 一切白淨道是 | | 卷36 | |
| | | 故離放逸一心 | 故離放逸一心常奉 | | |
| | | 常奉持」。 | 持」,此經文見於《毗 | | |
| | | 尾題「大方廣 | 盧藏》本卷三十的十 | | |
| | | 佛華嚴經卷第 | 九紙尾。 | | |
| | | 三十一」21 | 十九紙尾題「大方廣 | | |
| | | | 佛華嚴經卷第三十 | | |
| | | | 問」 | | |

²¹ BD0494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一」,與《毗盧藏》本經文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大正藏》

《毗廬藏》五十卷本

²² HHT001 首尾均殘,首題「華嚴經卷第卅」蓋裱紙上所後加。字大而書跡不同。

²³ S.01608「華嚴經卷第三十三」與《毗盧藏》本經文分合不同,疑為五十卷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六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 上圖 067 | 迄「安住此行 | | 卷39 | 649c2 |
| | | 則得一切諸佛 | 切諸佛無上大智勝 | | |
| | | 無上大智勝 | 行」。 | | |
| | | 行」。 | 十五紙尾題「大方廣 | | |
| | | 尾題「華嚴經 | 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三 | | |
| | | 卷第卅三」 | 道」 | | |
| 卷 | 浙敦 012 | 迄「此業則離 | 卷三十四未見「此業 | 卷42 | 663b17 |
| 卅四 | | 一切諸魔業 | 則離一切諸魔業道」, | | |
| | | 道」 | 此經文見於《毗盧藏》 | | |
| | | 尾題「大方廣 | 本卷三十五第十五紙 | | |
| | | 佛華嚴經卷第 | 31 行。 | | |
| | | 卅四」24 | | | |
| | S.06547 | 首題「大方廣 | 首題「大方廣佛華嚴 | 卷44 | 676a6~683c27 |
| | | 佛華嚴經入法 | 經入法界品第三十 | 卷45 | |
| | | 界品第卅四」 | 四」 | | |
| | | 起「爾時佛在 | 起「爾時佛在舍衛城祇 | | |
| | | 舍衛城祇樹給 | 樹給孤獨園大莊嚴重」 | | |
| | | 孤獨園大莊嚴 | 0 | | |
| | | 重」。 | 迄「如來身雲覆一切 | | |
| | | | 諸佛剎普雨甘露法令 | | |
| | | 一切諸佛剎普 | 眾住佛道 | | |
| | | 雨甘露法令眾 | 尾題「大方廣佛華嚴 | | |
| | | 住佛道」 | 經卷第三十四 | | |
| | | 尾題「大方廣佛 | | | |
| | | 華嚴經卷第卅 | | | |
| | | 四」 | | | |

²⁴ 浙敦 0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卅四,有題記「高弼為亡妻元聖威所寫經」,高弼為北周柱國杞公, 本件寫卷與《毗盧藏》本卷次不同,當為北朝五十卷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卅五 | P.2110 | 佛華嚴經離世間品之二卷第卅五」 起「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發無畏心何等為」。 | 首題「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第三十五 道」 「東晉天竺佛陀」 「東晉天竺佛陀」 「東晉天竺佛陀」 「大三世間品第十三三十五」 「佛子菩薩摩十」 「佛子菩薩摩十」 「大三神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大三世子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卷37 | 637c11~643a20 |
| 港 卅六 | BD14438 | 卷第卅十五」 ²⁵ 迄「轉入眾生心,出生無相,決定不虛。」 尾題「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卅六」 ²⁶ | 道」。 見十二紙第二行「轉 入眾生心,出生無相, 決定不虛。」 二十一紙尾題「大方 廣佛華嚴經第三十六 道」。 | 卷43 | 669a25 |
| 卷卅七 | P.2144 | 迄「一切諸佛 刹普兩甘露法 令眾住佛道」。 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 卅七」 | 迄「一切諸佛剎普兩 甘露法令眾住佛道」。 十七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七 道」 | 卷45 | 683c27 |

P.2110「華嚴經卷第卅十五」,與《毗盧藏》本同卷次,經文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BD14438《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三十六》,與《毗盧藏》本同卷次,經文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 | 《大正藏》 | |
|---------------------|----------|---|--|-------|--------------------------|
| 4X/E/M 4-22 10-4- | | | 坐朝問道垂 | 六 | 十卷本第九冊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欠 | 起訖 |
| 卷 卅九 | S.9141 | 迄「生為化度 眾生類故示現 是生」。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九」 ²⁷ | 卷三十九未見「生為化度眾生類故示現是生」,此經文見於《毗盧藏》本卷三十六的七紙 10-11 行;「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生,為欲化度眾生類故,示現是生。」。首題「離世間品第三十三之六」 | 卷43 | 683c27 離世間品第三 十三之八 |
| 卷册 | BD04332 | 起「欲教化一 切眾生」 迄「辭退南行」 尾題「花嚴經 第卌」 | 見第四紙第 8 行「欲 教化一切眾生」 卷末迄「隨順教誨,辭 退南行。」 第十六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四十 坐」 | 卷47 | 699a19~704b22 |
| 卷卅一 | 北京故宮 | 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起「爾時,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見《毗盧藏》本卷第三十七開頭。 迄「清淨心無量,大願悉成滿,逮得佛菩提, 最勝之境界。」見《毗盧藏》本卷第三十七 篇本卷第三十七 第十七紙尾題「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七 七 坐」 | 卷44 | 676a6~682a26 |

²⁷ S.9141「華嚴經卷第卅九」與《毗盧藏》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²⁸ 北京故宮《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冊一》,與《毗盧藏》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盧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 卅三 | BD034032 | 迄「无碍法身 心 隨 隨 現 眾 生」 尾題「花嚴經 第卅三」 | 卷四十三未見「无碍 法身心隨隨現眾生」, 此經文見於《毗盧藏》 本卷四十五的十三紙 倒數9行。 | 卷54 | 741a11 |
| 卷 卅四 | S.01319 | 迄「種種方便 而化度之歡喜 無量」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四」 | 迄「種種方便而化度 之歡喜無量」 十八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四 垂」 | 卷53 | 735a16 |
| 卷卅五 | BD14848 | 迄「我承佛神 力為汝分別 說」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五」 | 迄「我承佛神力為汝 分別說」 十七紙尾題「華嚴經 卷第四十五 垂」 | 卷54 | 742b28 |
| | 敦博 005 | 起「時都城北, 有一大林名曰 日光」 迄「親近善知 識 速 見 彼 諸 佛」 尾題「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第冊 五」 ²⁹ | 起見 卷四十五未見「親近 善知識速見彼諸佛」, 此經文見於《毗盧藏》 本卷四十七第十紙 尾。 | 卷55 卷56 | 748c25~755b16 |
| 卷卅六 | S.01848 | 迄「彼夜天足 遶畢辭退」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六」 | 迄「彼夜天足遶畢辭 退」 十八紙尾題「華嚴經 卷第四十六 垂」 | 卷55 | 750c28~29 |

29 敦博 00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卅五」,與《毗盧藏》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六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 S.1381 | 迄「彼夜天足 遶畢辭退」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六」 | 同上 | 卷55 | 750c28~29 |
| | 三井 35 | 迄「遍照諸群 生 令 得 佛 菩 提」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六」 ³⁰ | | 卷56 | 756a26 |
| 卷卅七 | S.04520 | 迄「頭面禮足 退坐一面」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七」 | 迄「頭面禮足退坐一面」 二十八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七 重」 | 卷56 | 759b13 |
| | 大谷 1-004 | 迄「顯現眾生, 知見未來彌勒 佛等一切諸 佛」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七」 ³¹ | 卷卅七未見「顯現眾生,知見未來彌勒佛等一切諸佛」 此經文見於《毗盧藏》 本卷四十二第十紙第 25-26 行。 | 卷50 | 717c18~19 |
| 卷州八 | BD14794 | 迄「我今合掌 禮 唯 願 慈 矜 愍」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八」 | 迄「我今合掌禮唯願 慈矜愍」 二十八紙尾題「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 八 垂」 | 卷58 | 772a15 |
| | S.00235 | 迄「我今合掌 禮 唯 願 慈 矜 愍」尾題「華嚴 經卷第卅八」 | 同上 | 卷58 | 772a15 |

 30 三井 35 寫本尾題「華嚴經卷第冊六」後有題記,學界頗以為此寫本恐為偽卷。

³¹ 大谷 1-004《華嚴經卷第冊七》與《毗盧藏》本卷次分合有異,疑為五十卷本之異本。

|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 | | | 《毗廬藏》五十卷本 坐朝問道垂 | 六 | 《大正藏》 十卷本第九册 |
|----------|----------|---|--|-----|-----------------|
| 卷次 | 寫本 卷號 | 起訖首尾題 | 起訖首尾題 | 卷次 | 起訖 |
| 卷 卅九 | BD06303 | 迄「具足成就無量功德」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九」 | 迄「具足成就無量功 徳」。 十八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九 垂」 | 卷59 | 780b19 |
| | S.01529 | 迄「菩薩道具 足成就無量功 徳」。 尾題「華嚴經 卷第卅九」 | 同上 | 卷59 | 780b9 |
| 卷五十 | 羽 179 | 迄「聞此法歡 喜信心无疑者 速成无上道與 諸如來等」。 尾題「華嚴經 卷第五十」 | 迄「速成无上道 與 諸如來等」。 十七紙尾題「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五十 垂」 | 卷60 | 788a29 |

透過敦煌寫本與《毗盧藏》五十卷本的逐一對照比較後,大致可以獲得以下三點重要而明確的認知。即:

1. 肯定東晉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最初流傳為五十卷本

最早著錄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的梁·僧祐(510-514)《出三藏記集》³²清楚地說此經係佛馱跋陀羅據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所得胡本,於晉義熈十四年(418) 三月十日在道場寺開始漢譯,至宋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全本五

^{32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經論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國得此經胡本,到晉義熙十四年三月十日,於道場寺譯出,至宋永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都訖。」;卷九〈華嚴經記第一〉:「《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418),歲次鶉火,三月十日,於楊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訖。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之歲(420),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3-54;頁326。)

十卷。說明僧祐所見佛馱跋陀羅所譯的《華嚴經》為五十卷本。僧祐著錄中並未提 及六十卷本。

敦煌寫本五十卷本《華嚴經》中有題記年代與僧祐相近的寫本,主要為北魏延 昌二年(513)敦煌鎮官經生所抄,有:BD14472 卷八、S.2067 卷十六、羽 4 卷廿 四、S.6912 卷卅四、卅五、P.2110 卷卅五、S.9141 卷第卅九、北京故宮卷卅一、大 谷敦 1-004 卷册七等。稍後還有: S.2724 卷第三, 為大魏正光三年(522) 年的抄 本。這些都是北朝的寫本。

另外,吐魯番寫本中也有中村不折 13(吐峪溝出土)時代更早的北朝寫經五 十卷本《華嚴經》卷廿八,題記作:「涼王大且(沮)渠安周 所供養經」,知是十 六國時期北涼末代國君(444~460 在位)沮渠安周的供養經,抄寫時代當在抄寫 年代承平二年~十八年(444-460)之間,是今存最早晉譯《華嚴經》五十卷本的 殘卷,距離佛馱跋陀羅譯成此經的宋永初二年(421)僅稍後二、三十年而已。又 中村不折 23(吐峪溝出土)還有卷第廿九,是梁普通四年(523)的寫經,其寫經 時地屬南朝的寫本又與僧祐同為梁朝,這些都足以印證晉譯《華嚴經》最初流傳確 實是五十卷本。又南北朝時經錄、載籍及寫經實物均未見六十卷本,這當確認僧祐 著錄說法可靠,東晉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最初流傳確實為五十卷本。

從上表中可見敦煌本與《毗盧藏》本存在相當多寫本、刻本卷次、經文全同, 屬於同一系統的情形,在殘存的四十二個卷次中,計有三十四卷,四十五卷號。這 些殘卷均為南北朝即隋代抄寫的經卷,情形如下:

卷一(BD04031),卷二(上圖 077),卷三(S.2724),卷四(中村 55、BD00127、 S.5396、S.05362), 卷五(S.06852、BD02994、S.02460、BD14479), 卷七(上圖 92), 卷九(S.02527), 卷十(羽436), 卷十一(上博37), 卷十二(北大D029), 卷十四(津藝005),卷十六(S.03423),卷十七(津藝038),卷十九(S.05361), 卷廿(S.04252),卷廿二(BD07786、BD00985),卷廿五(S.03489),卷廿八(中 村 13),卷廿九(中村 23),卷卅(S.06650),卷卅一(臺北國圖 002),卷卅三 (HT001、上圖 067), 卷卅四 (S.06547), 卷卅五 (P.2110), 卷卅七 (P.2144), 卷 卌(BD04332),卷卌三(BD034032),卷卌四(S.01319),卷卌五(BD14848), 卷册六(S.01848、S.1381),卷册七(S.04520),卷册八(BD14794、S.00235),卷 卌九 (BD06303、S.01529), 卷五十 (羽 179)。

其中,卷十四、十六、廿五、卅三、卅四、卅五、卅六、卅七等八個卷次(九 個卷號) 存有異本。

2. 確定南北朝時有五十卷異本的存在

上表所列敦煌寫本屬於五十卷本殘存有標卷次的,計有四十二個卷次,經過與《毗盧藏》本五十卷的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的逐一比對,除前述有 32 個卷次,寫本、刻本卷次、經文全同外,另有 20 個卷號為異本,分屬:卷八(Φ149、BD14472)、十四(上圖 022)、十五(S.00305、BD062472)、十六(S.02067)、十八(BD01312)、廿四(羽 4)、廿五(Дx.18510)、廿七(S.00593)、卅一(BD04949)、卅三(HHT001、S.01608)、卅四(浙敦 012)、卅六(BD14438)、卅九(S.9141)、卅一(北京故宮)、卅五(敦博 005)、卅六(三井 35)、卅七(大谷 1-004)等十七個卷次。除前舉卷十四等八卷次(9 個卷號)為異本與正本並存外,其餘九個卷次(標□的)則是敦煌寫本僅存與毗盧藏本不同的五十卷異本。其與毗盧藏對照,歧異現象主要有二:

(1) 敦煌本與《毗盧藏》本同一卷次而經文分合有所不同的異本。

如:Φ149《華嚴經卷第八》、BD01312《華嚴經卷第十八》、S.00593《華嚴經卷第二十七》、BD0494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一》、S.01608《華嚴經卷第三十三》、P.2110《華嚴經卷第卅十五》。

(2) 敦煌本與《毗盧藏》本同為五十卷本,然卷次分合不同的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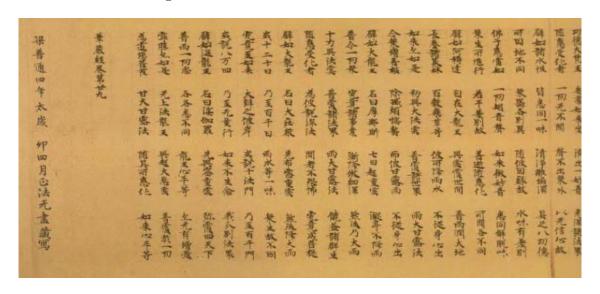
如:BD14472《華嚴經卷第八》、S.0030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五》、S.02067《華嚴經卷第十六》、羽4《華嚴經卷第廿四》、Дx.1851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廿五》、浙敦0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卅四》、BD14438《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三十六》、S.9141《華嚴經卷第卅九》、北京故宮《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卅一》、敦博00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卅五》、大谷1-004《華嚴經卷第卅七》等。

另外,上圖 022《華嚴經卷第十四》經文起迄,在《毗盧藏》本則跨卷十三、 十四,與《毗盧藏》卷十四分合有異,也是五十卷本之異本。

3. 六十卷本始見於隋且五十、六十卷本並時流通

晉譯本《華嚴》是支法領從于闐請來中國的,直到東晉義熙十四年(418),法 業恭請印度禪師佛駄跋陀羅(359-429)在揚州道場寺翻譯,法業擔任筆受,至420 年譯出完品全經五十卷三十四品。隨即在南北朝時期流傳,其中南朝第一個朝代劉 宋(420-479)以都城為中心開始流通。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 說:「《華嚴經》譯於南方,初期流傳地區以南朝宋齊京城為中心。它與前出單行經 的不同社會境遇,首先是受到上層社會,特別是皇室成員的青睞,從而迅速向社會 各階層傳播。當時弘揚《華嚴》的主要力量,不是參加佛陀跋陀羅譯場的眾弟子,

就是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的僧人。_」33據慧皎《高僧傳》載佛馱跋陀羅翻譯《華嚴 經》時,曾擔任筆受的法業,當時被推為研究和弘講《華嚴》的第一人,劉宋京 城莊嚴寺曇斌便曾從法業習《華嚴經》³⁴,劉宋時期支持弘揚《華嚴經》的重要人 物劉義宣,曾師事譯經名僧求那跋陀羅(394-468),446 年出鎮荊州時,攜其同 行。劉義宣鼓勵求那跋陀羅宣講《華嚴》,使《華嚴經》傳播從京城向外擴散。之 後,齊竟陵王蕭子良(460-494)亦重《華嚴經》,曾抄《華嚴經》14 卷供養³⁵, 惜其寫本未傳,今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有中村不折 23 號寫卷,為吐魯番寫本中有 鄯善縣吐峪溝出土《華嚴經第廿九》殘卷,有題記:「梁普通四年(523)太歲 卯 正法无盡藏寫」足見蕭梁時流傳仍為五十卷。



中村不折 23 號梁普通四年寫《華嚴經第廿九》殘卷

以「梁普通四年」紀年當是寫於南朝蕭梁。而在鄯善吐峪溝出土,說明齊梁時 南方寫卷《華嚴經》也有流傳至北方。中村不折 13 號寫卷北涼涼王沮渠安周 (444-460 在位)供養經也是吐峪溝出土的寫卷。距離佛馱跋陀羅譯成此經的宋永初二年 (421)僅稍後二、三十年而已,證明佛馱跋陀羅譯成《華嚴經》五十卷,在南方 開始流傳,不久也流傳到北方。

³³ 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1999 年,頁 65-72。

^{34 [}梁] 慧皎《高僧傳》卷7〈宋京師莊嚴寺釋談斌傳〉:「晚從南林法業受《法華》、《雜心》」, 北 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90。

^{35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5《新集抄經錄》:「抄華嚴經十四卷」(CBETA 2019.Q3, T55, no. 2145, p. 37c10)又《華嚴經傳記》卷 1:「鈔華嚴經一十五卷:右昔南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 者。」(CBETA 2019.Q3, T51, no. 2073, p. 156a27-28)



中村不折 13 號 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卷第廿八》殘卷

魏道儒前文提及:「《華嚴經》譯出後,相當長時間在北魏流傳不廣。北魏初期,某些精通《華嚴》的學僧紛紛南下,在南朝劉宋京城腹地建立傳教基地,使北方華嚴學更處於極端沉寂狀態。」今日本書到博物館藏有二件吐魯番文獻鄯善吐峪溝出土的二件南北朝時期的晉譯《華嚴經》,一為中村不折 13 號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卷第廿八》殘卷,一為中村不折 23 號梁普通四年寫《華嚴經第廿九》殘卷,顯示晉譯《華嚴經》早在北朝流通,且有北涼國王沮渠安周供養寫經的遺存同時南朝梁的晉譯《華嚴》寫經,也隨著僧侶交流而傳流傳到北朝,填補了佛陀跋陀羅所譯《華嚴經》傳播史上的空白。尤其敦煌寫本中保存北魏延昌二年令狐崇哲等有組織的抄造晉譯《華嚴經》官經八件之多,更是開闊了北魏《華嚴經》傳播與信仰在的視野。

至於後世普遍流傳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本,拙文〈從敦煌本《華嚴經》 論晉譯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相關問題〉中考述,以為經錄著錄則始見於隋法經的 《眾經目錄》(《法經錄》),之後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大乘錄入藏目』、靖邁《古 今譯經圖紀》『入藏錄』作《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隋《彥琮錄》,唐《大唐內 典錄》、《靜泰錄》、《開元釋教録》等,著錄六十卷本時多同時標示「初出元五十卷」、 「或五十卷」。說明當時五十卷、六十卷兩種本子是同時流通,且呈現隋唐入藏以 六十卷為主體。

又唐貞觀年間靖邁所撰的《古今譯經圖記》,對佛馱跋陀羅此一人物事蹟、譯經情形多所記述,然其載錄《大方廣佛華嚴經》**僅標注六十卷,而不及五十卷**。《房山石經》貞觀八年(634)刻的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也是六十卷本,而不見五十卷本。當是初唐時依據入藏,因而採用六十卷本。

唐以後刻本藏經流行,其中最早的北宋《開寶藏》及其覆刻的《高麗藏初雕》、 《金藏》,北宋私版《崇寧藏》、《毗盧藏》仍採五十卷本外,其他《契丹藏》(《遼 藏》)及南宋以下各藏經均用六十卷本。

五、五十卷異本及六十卷本形成原因的推測

敦煌寫經,一般佛經正文的前、後,各有首題和尾題,標明佛經的名稱和卷次 品第及譯者;經典較長有品第之分者,則各品第之間有中題作為分隔。若為供養經, 卷末會添寫供養題記,載明供養者抄造佛經的時間、地點、動機、數量,供養者身 份、抄經目的及祈願。

其中早期寫經雖也大抵有一定的格式,然尚未形成定制,尤其因紙張產地不 同,紙幅大小不一,以致造成不同用紙,抄寫行數有別,從22行到31行都有;每 行字數也較不固定,從14到22字不等;自隋代以後,格式逐漸趨於規範,尤其是 入藏的官造經典之抄造,每行固定為 17 字,每紙 26-28 行,這種定制,既便於校 對,也便於抄寫字數的計算。唐代正式經典為了防蟲,一般使用黃檗染過的紙張, 每紙 29 行,一行 17 字。而儒家經典為一行 14 字。成書於南宋開禧二年(1206 年) 趙彥衛的《雲麓漫鈔》《卷三》有云:

釋氏寫經一行,以十七字為準,故國朝試童行誦經, 計其紙數,以十七字為行,二十五行為一紙。36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早期流傳五十卷的寫本,也因紙張大小,行 款字數的差異,以致有各卷分合不同的異本。上述敦煌寫本晉譯《華嚴經》五十卷 本的異本中,主要有明確紀年最早為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的寫經,分別是:

S.206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六 題記:「延昌二年歲次水巳七月十九日燉 煌鎮經生令狐礼太寫此經成訖。用帋廿四張,校經道人。典經帥令狐崇哲。」

S.914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卅九 題記:「延昌二年歲次癸巳七月十五日燉 煌鎮官經生帥令狐崇哲所寫經成訖竟。用帋廿三張。校經道人。」

北京故宮藏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冊一題記:「延昌二年歲次水巳四月十 五日燉煌鎮經生曹法壽所寫此經成訖。用帋廿三張。典經帥令狐崇哲。校經道人。」

^{36 〔}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85。

大谷 1-00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卅七 題記:「延昌二年歲次癸巳七月十八日 燉煌鎮經生張顯昌所寫經成訖竟。用帋廿二。典經帥令狐崇哲。校經道人。」

此外,日本三井 35《大方廣佛華嚴經》卅六 題記:「延昌二年經生和常太寫。 用帋十九。(存 16 紙,紙高 26.5,寬 37 公分。紙 23 行,行 17 字)此件學界以為 偽卷,故不計入。

顯示這些寫卷是出自北魏的官方寫經,除了異本外,還有:

- BD1447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八 題記:「延昌二年歲次癸巳四月十七日 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礼太寫經訖竟。用紙廿四張。經典帥令狐崇哲。校經道人。」
- P.2110《華嚴經》卷第卅五 題記:「延昌二年歲次癸巳六月廿三日 敦煌鎮經 生帥狐崇哲所寫經成訖竟。用帋廿一張。校經道人。」
- 羽 4《華嚴經》卷第廿四 題記:「延昌二年歲次癸巳八月廿七日 燉煌鎮經 生帥令狐崇哲所寫經成訖竟。用帋廿四張。校經道人。」

以上七件北魏延昌二年的《華嚴經》寫卷,卷末均標明用帋張數,且皆為每紙 22 行,行 17 字。顯示了嚴謹的官經格式。其他同為北魏宣武帝時的官府寫經還有:

- S.1427《誠實論》卷第十四:「永平四年(511年)七月廿五日敦煌鎮官經生曹 法壽所寫論成訖。典經帥令狐崇哲。校經道人惠顯」
- S.1547《誠實論》卷第十四:「延昌元年(512年)八月五日敦煌鎮官經生劉廣 周所寫論成訖。典經**師**令狐崇哲。校經道人洪 儁」
- S.341《大樓炭經》卷第七:「延昌元年(512年)六(月)口日敦煌鎮經生張顯昌所寫經成訖。用紙廿。典經帥令狐崇哲。校經道人」
- S.6727《大方等阤羅尼經》卷一:「延昌三年(514年)四月十二日敦煌經生張阿勝所寫經成竟。用紙廿一張。校經道人。典經帥令狐崇哲」
- P.2179《誠實論》卷第八:「延昌三年六月十四日敦煌經生帥令狐崇哲於法海 寺寫此論成訖竟。用紙廿六張。校經道人。」

日本守屋孝藏氏藏《大品經》卷第八:「延昌三年七月廿二日敦煌經生曹法壽所寫成訖。校經道人。典經**師**令狐崇哲。」

除 S.1547《誠實論》每紙 21 行, S.6727《大方等阤羅尼經》每紙 25 行外, 其 餘各件寫卷也是每紙 22 行。這些不同的殘卷均為北魏宣武帝時的敦煌鎮官經生所 抄的供養經。卷尾題記有「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禮太寫, 典經師令狐崇哲」、「敦煌鎮 經生張顯昌寫,典經師令狐崇哲、「敦煌鎮經生和常太寫」、敦煌鎮官經生曹法壽 書寫」……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崇哲,令狐是敦煌地區的世家大族,這些經 典中都有令狐崇哲的署名,大多數署為「典經帥令狐崇哲」,而實際抄經的為:經 生令狐礼太、經生曹法壽、經生張顯昌、經生張阿勝; S.1547《誠實論》、守屋孝 藏氏藏《大品經》作「典經師令狐崇哲」,實際抄經的為:經生劉廣周、經生曹法 壽;P.2110《華嚴經》卷第卅五、羽 4《華嚴經》卷第廿四、S.9141《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卅九均署作「燉煌鎮經生帥令狐崇哲所寫經成訖竟」。

按:敦煌寫本帥、師形近易混。歷來學者頗多一律釋讀為「師」,解為經生的 老師。余意以為當作「帥」、帥、意謂主事者、引領者之義。典經、猶經典、指經 書典冊。典經帥為抄經組織的領頭人,為掌管官府抄造經典的小吏37。《隋書‧禮儀 志》載:「殿帥、羽儀帥、員外帥,朱衣,武冠。」「太子二傅騎吏,玄衣,赤幘, 武冠,常行則袴褶。執儀、齋帥、殿帥、典儀帥。」38可以為證,當作「帥」。署名 為「燉煌鎮經生帥令狐崇哲所寫經成訖竟」是經生帥,指經生的領頭,同時還兼抄 經,至於署為「典經帥令狐崇哲」則已不兼抄經工作,純為安排抄經事宜,領導諸 多經生,署名與用帋、校經道人³⁹並列,其地位與抄造經典程序已可了然。有關官 方佛經抄造,自蕭齊時期就已有之,據釋道世《法苑珠林》所載:齊高宗明帝時即 寫有一切經。40《隋書》載,梁武帝大崇佛法,于「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 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41顯然也是官方佛經的抄寫活動。之後,官方 佛經抄寫活動更為頻繁,甚至帝王親自抄經,南北朝時佛教抄經活動十分盛行。42 惜原卷今皆不傳,上舉敦煌寫本北魏敦煌鎮令狐崇哲領頭抄造的殘卷當是目前所 得見早期官方佛經抄寫珍貴的實物遺存。

³⁷ 隋唐百官中有「典儀帥」,或作「典儀帥贊」,為重大慶典儀式引導百官禮儀和唱贊之事。 |

^{38 〔}唐〕魏徵等《隋書》卷十一〈禮儀志六〉,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229;頁 233。

³⁹ 校經道人,非道士,乃僧人。蓋魏晉南北朝時僧人亦稱道人,義爲修道之人。校經道人其職責與 地位猶如隋唐時官方寫經由經生及寺院高僧擔任初校、再校、三校,並且列位署名。上列中有署名 校經的僧人如 S.1427《誠實論》的「惠顯」, S.1547《誠實論》的「洪儁」, 其他「校經道人」之下 空白待署名。

 $^{^{40}}$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齊高宗明帝。寫一切經,造千佛像,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造歸依寺,召集 禪僧,常侍六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890。)

^{41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1098。.

^{42 〔}宋〕非濁集《三寶感應要略錄》卷二:「齊高宗明帝。寫一切經。陳高祖武帝。寫一切經一十 二藏。陳世祖文帝。寫五十藏。陳高宗寅帝。寫十二藏。魏太祖道武皇帝。寫一切經。齊肅宗孝明 帝。為先皇寫一切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隋高祖文帝。寫一切經一十六藏。十三萬三 千八十六卷。煬帝寫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此等皆有感應。不能備記。更撿史書 矣。」(CBETA 2019.Q3, T51, no. 2084, p. 848a8-15)

敦博 055 妙法蓮華經題記

凡此,說明了北魏佛教發達,當時作為佛教重鎮的敦煌鎮已有官方的寫經組織⁴³。 令狐氏是當時敦煌的大家世族⁴⁴,令狐崇哲當是經生出身,抄經為其本分,後為經 生帥,抄經工作外,並統領各經生,其成員有官經生:劉廣周、曹法壽,經生:張 顯昌、張阿勝、曹法壽、令狐礼太等,以及最常見的關鍵人物經生帥、典經帥令狐 崇哲。

從題記內容整體考察,可見當時北魏已有經坊一類的官方寫經組織,從事佛經的抄造,令狐崇哲顯然就是當時敦煌鎮此一寫經坊的主管小吏,負責官經的抄造事務。所以這些寫經用紙一致,行款字數固定,均為22行17字。

敦煌寫本《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還有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的寫本 4卷(5卷號):

北大 D029《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十二 題記「高弼為亡妻元聖威維所寫經」

⁴³ 施安昌《晉唐五代書法》〈導言〉「敦煌經坊寫經」中已有論述,可參考(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0-21);崔中慧:〈佛教初期寫經坊設置蠡測〉,《臺大佛學研究》第三十二期,2016年 12月,頁99-134。

^{44 [}宋]鄭樵《氏族略》:「漢有令狐邁,避王莽亂,居敦煌。」可知令狐氏從西漢末年遷居敦煌,是當地有名的大族。胡立華〈論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對敦煌令狐家族與佛教的傳播作論述,整理敦煌卷子中的写经题记及石塔铭记载了从事佛经抄写的敦煌令狐家族成员,從北涼、北魏、西魏一百多年間,涉及敦煌令狐家族成員計有:令狐颯口、令狐廣嗣、令狐廉嗣(當為廣嗣)、令狐弄、令狐君兒、令狐崇哲、令狐礼太、令狐永太(當為礼太)、令狐世康、令狐陀咒、令狐休寶等,並據以推定,在敦煌地區,令狐家族作為抄經人的職業,是得到官方認可的,是具有世襲性質或者說具有「家學性質」的職業。(《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6期,頁172-175)

天津藝術館 005《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十四 題記「高弼為亡妻元聖威維所 寫經」

S.425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廿 題記「高弼為亡妻元聖威維所寫經」 ф264+浙敦 0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卅四 題記「高弼為亡妻元聖威維所寫 經」

有關高弼的生平及其寫經年代,拙文有簡要的考述45,得知此4件《大方廣佛 華嚴經》殘卷,當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元年(561)年「高弼為亡妻元聖威所寫 經」。這些寫經均為每紙 23 行,其中 φ264+浙敦 012 一件每行 1817-19 字, 北大 D029 每行 18 字,其他均是每行 17 字,標準寫經字數。

之後,敦煌寫本還有隋代清信優婆夷袁敬姿出資敬造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 十卷本的寫經 10 件。各卷卷末均有為施造此經的發願的寫經題記:「開皇十七年 (597)四月一日,清信優婆夷袁敬姿,謹減身口之費,敬造此經一部,永劫供養。 願從今已去,災障殄除,福慶臻集,國界永隆,萬民安泰。七世久遠,一切先靈, 並願離苦獲安,遊神浄國,罪滅福生,無諸障累。三界六道,怨親平等,普共含生, 同昇佛地。 」

各卷每紙行數不盡相同,有每紙31行:中村不折55(卷四)、上圖92(卷七)、 S.2527(卷九)、S.6650(卷卅),有每紙30行:上圖22(卷十四)、S.4520(卷卅 七)、S.1529(卷卅九),有每紙29行:上圖67(卷卅三)、P.2144(卷卅七)。

其他如 BD04332《華嚴經》卷冊,楊法仲所供養經,雖年代不可確考,池田溫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著錄作「年次未詳,大約五世紀」25 行,行 18-22。比 丘僧道祥供養的《華嚴經》寫卷,有 S.1651 卷四(27 行,行 17 字)、S.1608 卷卅 三 (30 行, 行 17 字)、BD14438 卷卅六 (26 行, 行 17 字); 比丘曇永詠所供養等 寫卷,雖年代不可確考,但據其紙張、行款、書法、字體風格觀之,自來學者也都 定為6世紀寫本,也就是南北朝至隋。

總體而言,唐前寫經用紙因時因地之不同,紙張大小不一,敦煌寫卷所使用的 紙張,各時期大小不一46。因此,不同時代每紙行數不同,敦煌寫經每紙的行數大 抵 22 行至 31 行不等。今隋代之前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本寫卷,每紙有

⁴⁵ 見鄭阿財:〈從敦煌本《華嚴經》論晉譯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相關問題〉,《2019 華嚴專宗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華嚴蓮社,2019年8月,頁15。

⁴⁶ 吳其昱:〈敦煌漢文寫本概論〉曾論及敦煌用紙,提出統計:五世紀用紙高 24.5~26,長 41~43; 六世紀高 25.5~27.5,長 36.5~52;七世紀高 25.5~26.5,長 42~51;八世紀高 25.5~28.5,長 38~47; 九世紀高 27.5~31, 長 41~46; 十世紀高 28.5~30, 長 42~46。(見《講座第五卷敦煌漢文獻》, 東京: 大東出版社,1992年3,頁18-19。)

22 行、23 行、24 行、25 行、27 行、31 行等差別,每行字數基本為 17 字,少數有 17-19 字不等, 這自然成為同一卷次, 經文起迄不同, 進而有卷次分合不一的異本 出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唐內典錄》、《靜泰錄》、《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著 錄《大方廣佛華嚴經》時,均標示有抄造此經所用的紙張數量。如唐·玄逸《大唐 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卷第七:「《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八會說,舊譯。蒲州一 千七十九紙,六帙,亥(或)五十卷。供城一千二百五十二紙)右東晉義熙十四年 三月十日天竺沙門佛陀跋陀羅於楊都道場寺譯,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訖,見竺 道祖錄,沙門法業、惠義、惠嚴等筆受。₁47

按:唐代多處產紙,各地紙張品質、規格各不相同。唐朝初期入藏抄經用紙, 紙幅較短,故晉譯《華嚴經》一部凡 1087 紙,盛唐入藏抄經用紙,紙幅略長主要 為蒲州紙,唐代蒲紙號稱三晉大地「第一紙」據《唐六典》及《唐國史補》載⁴⁸, 蒲紙白薄,品質精美,是當時重要的朝貢紙,入藏抄經多用之,一部凡 1079 紙。 其次是供城紙,更短凡 1252 紙⁴⁹。並非經文有多寡之不同。

自佛馱跋陀羅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418)在寺據譯出完品全經五十卷三十 四品,抄寫流傳,至隋乃有具五十卷本重開的六十卷本,經文全同,只是分合有異。 歷代藏經格式,不論抄本或刻本,除紙幅長短,造成每紙抄、刻行數有異外,每行 字數多寡也有不同。方廣錩在〈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中特別強調:「由於 用紙,底本等諸多因素,不少經典均有內容雖同而分卷不同的情況。如《妙法蓮華 經》有七卷本,八卷本,十卷本的差異。《晉譯華嚴經》有五十卷本,六十卷本的 不同。由於分卷不同,品次的開闔往往也互有參差;即使分卷相同,不少經典的品 次的開闔往往也有參差。」50 這樣的推論蓋基於大量披閱寫卷,考察寫經實況,分 析比較所的的觀點,作為晉譯華嚴經寫本流傳及異本分合變化現象當是一種合理 解釋。

^{47 《}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凡三十卷,唐玄逸編纂。玄逸事蹟見《宋高僧傳》卷五。據傳載知玄 逸是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廣品歷章》全依《開元人藏錄》組織。《房山石經》本《續開元錄》著 錄《廣品歷章》時稱「開元末京師華嚴寺沙門玄逸所撰」,可見玄逸相關活動時代在智昇後、圓照 前。其書列記大藏經所收諸本之概要,揭載內容之目錄、異名、調卷之不同,並附記蒲州、供城之 紙數等,完本今已不存。

^{48 《}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右藏暑令掌邦國寶貨之事;丞為之貳。雜物州土:……益府之大 小黃。白麻紙、弓弩弦麻,杭、婺、衢、越等州之上細黃。白狀紙,均州之大模紙,宣、衢等州之 案紙、次紙,蒲州之百日油細薄白紙。 | 李肇《唐國史補》云:「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 面……蒲之白薄、重抄。」

⁴⁹ 唐代共城或作供城,衛州供城縣(今河南輝城縣市),產紙。

⁵⁰ 見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頁 27。